

元宮四十朝演義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元宮十四朝演義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巧遇合乘龍跨鳳 | 泣孤孀別鵲離鸞 |
| 第二回 | 白光入室天賜麟兒 | 玉貌如花喜諧鴛侶 |
| 第三回 | 俺巴該中計受非刑 | 幹難河游獵遇美婦 |
| 第四回 | 劫佳人聯成姻眷 | 發嬌嗔追回叛徒 |
| 第五回 | 奔波亡命潛跡水內 | 倚翠偎紅匿跡車中 |
| 第六回 | 一宵溫柔訂密約 | 兩行清淚送情人 |
| 第七回 | 締嘉偶良宵成禮 | 覓嬌妻黑夜進兵 |
| 第八回 | 慶生還月圓花好 | 烹俘虜目慘心傷 |
| 第九回 | 吃寒醋當筵批頰 | 得天佑臨陣反風 |
| 第十回 | 蠶帳溫柔重尋舊夢 | 妝台繾綣又得佳人 |

元宮十四朝演義

目錄

二

第十一回

開嬌歎怒熾情敵

釋前嫌喜訂新盟

第十二回

詐許婚有意背盟

激諸將拚命却敵

第十三回

滅克烈帖木真施威

殺汪罕太陽汗誇口

第十四回

滅乃蠻殺夫取婦

平朔漠卽位稱尊

第十五回

選美色使臣被拘

擒女酋主將尋歡

第十六回

張盛筵獻饗臣僚

信讒言禍生骨肉

第十七回

捨親女西夏投誠

獻公主金帛乞和

第十八回

困婦翁女夫背義

定儲位兄弟相爭

第十九回

討回部威震詭答剌

征西城兵進印度河

第二十回

二回婦揮淚辭故鄉

兩公主承恩懷妬意

卷二

第二十一回

並后匹嫡羣女爭寵

長枕大被推主銷魂

第二十二回

囑後事英雄酒淚

遇良緣兒女柔情

第二十三回

遇強暴美人殉節

刺親王勇士喪身

第二十四回

盜骨報仇克遂心願

脂香粉陣瀆亂宮闈

第二十五回

斷玉臂珍重人道

伐金邦繼承先志

第二十六回

信巫師拖雷代君

破蔡州完顏亡國

第二十七回

墮城樓美婦殉節

爭浮橋勇將捐軀

第二十八回

道荒淫奸佞得志

興土木黎庶遭殃

第二十九回

鑲神壇喇嘛傳道

納回婦淨室求仙

第三十回

縱聲色太宗逝世

逞威福皇后臨朝

第三十一回

定大位親王主政

立新君宗族生變

第三十二回

忽必烈兵征大理

蒙哥汗師侵南宋

第三十三回

三道詔勅建元立極

一代規模開國承家

第三十四回

覆崖山南宋亡國

死柴市丞相盡忠

第三十五回

忠魂不泯名著千秋

瓊島聚宴欄陳百獸

元宮十四朝演義

目錄

元宮十四朝演義

目錄

四

第三十六回

誅諫臣喪心病狂

崇西僧滅天毀聖

第三十七回

群夢兆喜獲遺骸

伐陵寢虐及枯骨

第三十八回

幸上郡花香玉笑

聽輕謳魄蕩魂銷

第三十九回

討日本兩遭敗衄

征占城再撓師徒

第四十回

因憂懼太子逝世

落圈套王妃懸樑

卷三

第四十一回

巡遼河鐵木耳出師

謀叛變諸王子敗績

第四十二回

絕飲斷食烈士死節

披星戴月俠女復仇

第四十三回

抒快美人心權臣伏法

爲憂紫微變雄主銷魂

第四十四回

五台迷西僧太后縱慾

宮闈生異象天子解迷

第四十五回

酒醉心迷陳倉暗渡

香消玉隕紅鸞夜逃

第四十六回

拂柳楊花紅粉初度

溫衾煖帳伶官受恩

第四十七回

膺聖恩矯召誅姦臣

建佛事僧徒亂禁宮

第四十八回

軟語溫情禁宮亂國母

嬌嗔穆怒膝下慰相知

第四十九回

興聖宮國母納新寵

殖邊廷周王洩異謀

第五十回

矢志不從節婦刺面

欺心謀害惡奴出首

第五十一回

寢宮私語賤婦逞奇謀

荒郊射獵忠臣得俠士

第五十二回

鬧熱場中鄉女損節

陰雲道上賢主被弑

第五十三回

慶生辰朱簾開華宴

盼情侶閉閣露相思

第五十四回

慰前情閨中談佳話

慮後患良臣請除奸

第五十五回

敵瓊宴席上傳情

貪美色宮中受制

第五十六回

敕貴妃姊妹受皇恩

失神主竊盜興太廟

第五十七回

傳假旨逼嫁孀雌

建齋醮舉行大赦

第五十八回

集都堂大臣會議

陳時政平章辭官

第五十九回

當朝進讒帝師行奸

狹路相逢公主受辱

第六十回

結舊臣懷王抱大志

觀美色番僧起淫心

卷四

- | | | |
|-------|----------|----------|
| 第六十一回 | 經聲法鼓忽亡帝主 | 帶刀奪門議立君王 |
| 第六十二回 | 立幼主奸相弄權 | 入大都藩王卽位 |
| 第六十三回 | 百騎銳卒驚敵寨 | 一片角聲退雄兵 |
| 第六十四回 | 落陷坑駙馬中計 | 入關門諸王被擒 |
| 第六十五回 | 權相奸臣奉寶出降 | 泣鸞悲鳳別州安置 |
| 第六十六回 | 酬功勛宗女釐降 | 登寶位使臣勸進 |
| 第六十七回 | 進酖酒故后銜冤 | 施巫蠱逆臣受首 |
| 第六十八回 | 立儲君陰魂附體 | 避冤孽皇子移居 |
| 第六十九回 | 祥噴薄怒廢后失節 | 蔑理亂倫藩王迎妃 |
| 第七十回 | 受冥譴文宗崩駕 | 立嗣君奸相懷疑 |
| 第七十一回 | 稱兵犯闕禍延滅族 | 逼君弑后殃及深宮 |
| 第七十二回 | 停科舉隨闕諫官 | 議徽號尊崇嬪母 |

第七十三回

獻宗王奸臣欺主

逐伯父大義滅親

第七十四回

千秋遺恨太后歸天

萬軍奉親賢臣遠戍

第七十五回

提舊事片言回聖意

遇新龍半夜沐君恩

第七十六回

賈友懷建議治河

韓山童妖言惑衆

第七十七回

進番僧初習演撲兒

選少女秘傳雙修法

第七十八回

天魔舞錦簇花園

人獸鬥血飛肉漲

第七十九回

掃羣寇迭克名城

應天象忽亡大帥

第八十回

明太祖奠定中原

元順帝出奔北塞

元宮十四朝演義卷二

許慕義著
許嘯天評

第二十一回 並后匹嫡羣女爭寵 長枕大被雄主銷魂

話說成吉思汗得了金公主，因他是大國之女，封爲皇后，格外優禮。再加那金公主年輕貌美，生得修知合度，藕纖符中，一搦瘦腰，雙肩如削，臉暈朝霞，腮凝晚翠，不用傅粉，肌膚瑩潔，無煩薰香，竟體芬芳；眼同秋水，眉若春山，聲疑出谷，嬌態似行雲流水，凌波微步，不亞洛浦神妃；笑靨迎人，何異漢皋仙子。那一種翩若驚鴻，翻若遊龍的芳姿，不但蒙古地方不曾見過，便是中原地方，恐也少有。古人所說的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惟金公主足以當之。成吉思汗自然視同心頭之肉，一刻也不能離他，六宮寵愛，在他一人身上，別人那裏能夠及得他來。夏公主因自己先來，反不得皇后的位號，心內正在不快，恰巧也逢皇后，也因此事，懷着妬意，雖然不會明言，那詞色之間，很是覺得。夏公主暗想也，這皇后現在主持內政，惟有乘機與他聯絡，方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金公主爭寵。因此在也逢皇后跟前，百般諂媚，常常的數說金公主的過失。也逢皇后在後庭裏，所妬的就

是夏公主和金公主兩人，其餘如也速干皇后，原是自己的姊妹，又復秉性謙沖，絕無競爭之意。古兒八速皇后，原是太陽汗之妻，初來時，深得成吉思汗的恩眷，不上幾時，便一病不起，宴然而逝。還有和拉哈喇皇后，魯忽渾皇后，合答安皇后，不顏渾禿皇后，都已年老色衰，退居閑宮，不再承恩。那妃子裏面，還有呼實罕妃子，忽蘭妃子，伊津妃子，忽魯灰妃子，拉拜妃子，也都如已殘之花一般。時過運退，不得成吉思汗的恩眷了。因此也速皇后，並不把那些皇后妃子，放在心上。獨有夏公主和金公主，身分既高，年紀又輕，深得主子的寵愛。也速皇后，使時時的懷着妬意，却又不便怎樣處治他們。夏公主初來之時，自恃是一國的公主，很覺傲慢，忽地來了個金公主，平空裏將他的恩眷分去一半，他心中如何甘服便，暗地和也速皇后，聯絡起來。也速皇后，見夏公主溜到自己一邊來了，便也將他倚作腹心，暗暗的商議着，謀算金公主。那金公主年紀尚輕，那裏知道人情的險詐。每天在宮內，除了吃飯睡覺以外，便和一般宮女，歡笑嬉戲，也不妨有人在背地裏妬忌自己。成吉思汗見他天真爛漫，也格外的寵愛着他。到了西征的時候，成吉思汗，初意原要携了金公主一同前去，後來又恐他年紀太輕，受不來行軍的苦楚，只得把他在留宮中，另外了帶忽蘭，命蓮，兩個妃子，一

同出發。夏公主見他汗不攜帶自己同行，心內甚是不樂。轉念一想，金公主也沒有同去，正可趁着成吉思汗出兵的時候，收拾了他，以償宿願。想到這裏，便悄悄的來到也遂皇后宮中。此時他們兩人已打成一氣，十分融洽，遇有什麼秘密事情，彼此互相商議，並不隱瞞。夏公主見了也遂皇后，行禮已畢，談了一番閑話，慢慢的說到金公主身上。也遂皇后不覺憤然道：「他自恃是大國的公主，又得主子的寵幸，居然也做了皇后，全不把俺放在眼內，你道可恨不可恨呢？」夏公主乘勢說道：「他也太不懂道禮了，平常時候，仗着主子的勢力，瞧不起我們，倒也罷了。如何連皇后也不放在眼裏呢？但皇后現在掌着六宮的權柄，豈可任他如此無禮，不加處治。倘若宮內的妃嬪，人人效尤，皇后的威嚴，不是完全墮地了麼？」也遂皇后道：「俺也懂得這層道理，久已要想處治他，無奈主子十分留戀，竟是無從下手，如何是好？」夏公主道：「昨日有軍報前來，說主子已戰敗了回部，皇后何不如此如此，把他處置了呢？」主子行軍在外，後庭裏面，都是皇后的心腹，諒必不致於洩漏的。日後主子得勝回來，只說暴病而亡，也就無從追究，豈不很好麼？」也遂皇后聽了這一席話，便道：「還是你有算計，俺就這樣辦罷。」到了次日，也遂皇后召集全宮后妃，說是主子征討回疆，迭獲勝仗，應該開筵慶祝，

命司膳官備下盛筵，與衆后妃，一同入席暢飲。到了酒闌席散，各人辭別也。遂皇后回去休息，皆是安然無事。惟有金公主，回到自己的內宮，到了夜間，腹中絞痛，竟是死了。宮女們驟遇變故，驚惶異常，忙去報知也。遂皇后他却從容不迫的說道：「昨天在酒筵上，還好好的，怎麼有這樣事情呢？想必是天氣炎熱，中了暴疾的緣故。但人死不能復生，須得從速殯殮。」當下傳命出去，將金公主照皇后禮殯殮。羣臣意欲報告成吉思汗，也遂皇后道：「這個可以暫緩。」主子現在軍中，若知此事，心內必定傷感！俺們應該體恤他一點兒，暫時隱瞞着，待到班師回國，再行稟明罷。」羣臣聽了這話，也就不再多言。金公主的性命，就此白白的送掉。到得成吉思汗平定西域，班師回國，聞得金公主死了，悲傷了一會，也就罷了。那裏想得到有人謀害他呢？也遂皇后因爲這件事情，和夏公主打通一氣，因此格外要好。這番成吉思汗要去征伐西夏，夏公主十分着急，自己因關係着祖國，不便出面諫阻，所以囑託了也遂皇后，暗中阻止進行。成吉思汗聽了也遂皇后諫勸之言，果然暫緩進兵。遣使往諭夏主，令他遣子入侍。那知夏主不識起倒，偏偏不肯答應。使臣回來，稟明夏主不允遣子，成吉思汗已竟發怒，恰巧邊境又來報告，說是克烈部汪罕的餘衆，至今不肯歸附，盡皆逃匿西夏。夏主儘量

收容。成吉思汗得了這個報告，怒上加怒道：「夏人太瞧我不起了，我若不把他勦滅，豈不貽笑隣邦麼？」遂即重議征伐西夏。也遂皇后又來阻擋，成吉思汗不從道：「我自即位以來，已二十年。西北均皆平定，惟南方尚未收服，必須親往一行，我意已決，不必阻止了。」也遂皇后道：「主子既決意南征，妾亦不便阻撓大計，惟求恩准隨行。」成吉思汗道：「忽蘭、金蓮二妃，隨我西征，深覺辛苦，你的身體比較二人，尤爲怯弱，如何能隨軍南下？況且內政由你主持，也不能拋撇而行的。」也遂皇后道：「主子東征西討，嘗不嫌辛苦，妾不過追隨營中，並不臨陣，有什麼受不了呢？」至于宮中的事情，有我姊姊也速干皇后，可以代爲處理，儘可放心。」成吉思汗道：「既是如此，你就隨我南征罷。」說罷此語，心內甚是歡然！晚間即在也遂皇后處息宿，因爲要將宮中的政事交付于也速干，索興將他召來。長枕大被，做個聯牀大會，一雙姊妹花，左右擁抱，說不盡的歡娛暢快。枕席風光，不必細表。到了次日，成吉思汗下令南征，點齊了人馬，陸續出發。也遂皇后也改着戎裝，身披錦紋軟甲，頭戴雙鳳嵌雲金盔，兩根雉尾，顛巍巍的插在上面，晃蕩不定。脚上蹬着綠皮挖雲繡花盤金小襪靴，跨下一匹黑色拳毛小驪駒，錦繡繡鞍，玉勒絲韁，再配上他絕世的豐姿，真好似一幅昭君出塞圖。成吉思汗瞧着，怎麼不要

醉魄銷魂呢？遂卽也跨上他那匹能征慣戰的紅騾名馬，與也遂皇后並騎而行。左右的將士軍馬，執着刀槍旗幟，在前後左右衛護，來至郊外成吉思汗忽欲打圍，吩咐軍馬駐紮下來，撤開了圍場。一聲令下，千乘萬騎，屹立如山，頓時布好了圍場。成吉思汗親自射獵，往來馳騁，正在得意，忽由深樹裏面，突然跑出一頭野豕，向着馬前奔來。成吉思汗見了，拈弓搭箭，哧的一聲，正中野豕，倒在地。上，心內很覺得意！不料跨下的坐騎，忽然昂起頭來，四蹄亂騰。成吉思汗連忙收勒韁繩，一時勒收不住，突然翻下馬來，將士們忙來救護，將他扶起，另換坐騎。成吉思汗定了半晌神，還覺得頭目昏花，心神不定，卽命罷獵回營。也遂皇后接着，殷勤慰問。成吉思汗道：「我這匹紅騾馬，乃是千里名駒，隨了我南征北討，從未失過事，今天被這頭野豕一驚，便會溜起韁來，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也遂皇后道：「馬驚溜韁，乃是常事，只要主子萬金之體，沒有受傷，就是萬幸了。」成吉思汗搖頭道：「並沒有受傷，不過突然間吃了一驚，覺得此時還是心神不安，頭目有些暈眩，你可扶我去安睡片刻。」也遂皇后，輕舒玉臂，扶了他到後帳睡下。那知成吉思汗，就在這夜，生起病來，寒熱交作，甚爲沉重。也遂服侍了一夜，待至天明，便走出帳來，向諸將說道：「主子昨天因馬蹶受驚，忽然抱病，南征的事情，不

如暫時作罷，你們可大家酌議一番。衆人計議了一會，都贊成皇后的話說，入奏成吉思汗，請他暫時罷兵，待身體全愈，再去征討。成吉思汗聽了諸將之言，沈吟了一會道：「西夏見我回兵，必定疑我怕他，豈不示弱于人。我且暫在此隱養病，先遣使往西夏，責他不肯納質，擅容逃人之罪。他若服罪，我方可以回兵。當下計議已定，便遣使前往西夏。其時夏主李安合已竟病歿，族子遵頊繼立，又傳位于子德旺。德旺庸懦異常，聽得蒙古使臣傳成吉思汗之言，前來詰責，竟至全身戰慄，面目失色，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却轉出了阿沙敢不，對蒙古使臣道：『不納質子收容逃人，都是我的主意。你們要和我廝殺，可到賀蘭山來；倘要金銀綬匹，可到西涼來取。我都預備在此，不必多言。』快快滾蛋。使臣回來，把這話稟明，成吉思汗勃然大怒，立刻躍身而起，喝令大軍從速進發。也遂皇后和左右侍從，還要諫阻。成吉思汗怒道：『他說這樣的大話，我如何可以阿兵，便是死了，也要去責問他的。何況我此時還沒有死呢？』當下扶病上馬，喝令起行，直趨賀蘭山。那賀蘭山地近河套，距甯夏府西六十里，樹木青白，形勢雄壯。北方人呼駝馬爲賀蘭，夏人倚此山爲固，因此假駝馬爲名，喚作賀蘭山。蒙古的人馬到了山前，阿沙敢不，已率領人馬，在山下紮住。見蒙古軍到來，他也不問青紅皂白，居

然揮兵衝突。那知蒙古軍，並不出戰，只把強弓硬弩射來，不使夏兵近前。阿沙敢不，衝突不入，只得收兵而回。休息了一會，又去衝突，又被射回。如此的衝突了三次，到第四次上，忽聽得蒙古軍中，一聲胡哨，營門大開，千乘萬騎，如怒濤一般，直捲過來。阿沙敢不的部兵，衝突了三次，銳氣已衰，蒙古的兵士，鬱鬱的守了半日，銳氣方盛，一經廝殺，便大刀闊斧，拚命亂砍。阿沙敢不，那裏抵擋得住，只得逃上山頂的營帳裏面，還想把賀蘭山守住。那蒙古兵，好似不怕死的一般，齊擁上山，任憑阿沙敢不，矢石亂下，他也前仆後繼，衝殺上來，突入寨中，將夏兵殺死大半。阿沙敢不，此時慌了手脚，逃命要緊，便棄了賀蘭山落荒而奔。古兵以一仗，已奪了賀蘭山。成吉思汗也不休息，便進兵黑水。因爲天氣炎蒸，病體未愈，便携了也速皇后，往楚瑣山避暑。等到秋涼時節，又進兵奪取了西涼府，與綽羅和拉各縣城。越過黃河，圍困靈州。夏主的援兵，又爲蒙古殺敗，陷了靈州。兵抵鹽州川，度過年關，復率兵下積石州，破臨洮府，所至皆克。其時夏主李德旺，驚憂成疾，已經去世，猶子覲嗣位，年幼幼小，知道什麼軍務國事。諸將見主上幼弱，更加不肯盡力，非但不出兵抵抗，反在山谷裏，穿鑿土窟，將所有的金帛財物，藏行藏匿。民間見將士朝臣，這樣舉動，也都效尤起來，略略富庶的人家，

都爭向山中，築了土窟，秘密收藏。胆小的連人口也伏在裏面，不敢出外。以爲這個土窟，乃是安樂窩，蒙古人總不會找尋前來的。國內的人，都存着逃匿的心思，那裏還肯捨命迎敵，被蒙古軍勢如破竹，直逼夏都。夏主李睨，嚇得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忙召文武會議。誰知滿朝文武，與都中的富戶，皆躲入土窟中去了，如何還有人前來會議。夏主睨，束手無策，只得將祖宗傳下的一尊金佛，並金銀器皿，男女駝馬等物，資獻蒙古軍中，投誠歸附。成吉思汗，定要夏主親自出降。李睨無法，只得拜辭宗廟，親至六盤山來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只令他在門外行禮，行禮既畢，便將夏主拘于帳中，命諸將入徇夏都。諸將都要掠取子女玉帛，奉了這令，莫不踴躍爭先，拾入城內。那知到了裏面，非但金銀財寶，搬了個罄盡，便是臣民的影兒，也不知去向，僅有些貧民小戶，躲在家內，不敢出外。蒙古諸將，見了這般情形，知道夏人，早將財物隱匿過了，如何便肯甘休。遂捉了些貧民，命他引導，來至山谷裏面，細細找尋。剛才一進山谷，便見那些土窟，如蜂房一般，裏面伏着西夏的文武諸臣，和有錢的富戶。蒙古人不由分說，一一搜了出來，盡皆殺死。只剩了些年輕婦女，預備取樂。所有土窟裏的金銀財寶，一齊你搶我奪的，擄掠一空。可憐西夏的臣民，被蒙古人殺得白骨遍野，都城爲墟。